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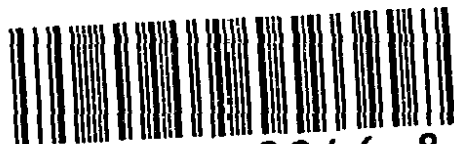
陕北风光

丁玲著

文學戰線創作叢書

陝北風光

丁玲著



3 0617 0046 8

東北書店印行

目錄

三日雜記		(一)
袁廣發		(二四)
民間藝人李卜		(三一)
記磚窯灣騾馬大會		(二八)
田保霖		(三五)
二十把板斧		(四二)
十八個		(四八)

857.83
526.6-2=3
2

三日雜記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灣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創痛的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的盤踞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却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窑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烟在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闢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窑洞分上中下三層，窑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一棵，兩棵，三棵，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



304830

忽然從窖上面轉出了一羣羊，沿着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了一羣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把鐮子使勁的拋着土塊，沙沙的響，只看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羣，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着，瞧着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腹底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滾出來，又咩咩的叫着跑去鑽到另外的羊底下去。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佝僂，有着一副高爾基的面型和鬍鬚，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羣。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噫，豹子。今年南泥窪開荒的太，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茹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茹克萬，嘿，回來，回窖裏來坐，同志！你們從鄉上來，走熱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志喝。」

老村長

兄弟，快快起，拾柴担水把牛餵，雞兒叫，狗兒咬，莊裏鄰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抬頭看，真

早哩，急忙起來拿上衣，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我睜開眼睛，窺裏還是黑洞洞的，窗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杜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裏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窗外低低的喊着。

沒聽到回音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窺裏還盛得有同志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躺躺兒，不行，好操心末，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志，你多歇會兒，還早。」

「唱歌的是誰？誰教的？」

「是茆丕珍，誰，這還要教？茆丕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伙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羞澀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柳拐子，不知道是因為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因為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擦鞋底，紡綫綫，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時

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稚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餵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望兒媳婦也翻了翻身子，我猜她又再笑，她常常憨憨的望着我笑，悄悄地告訴我，她歡喜公家婆姨。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的下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梢。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回答我：

『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張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在『邊區』（延安）和別人挑下了戰，要爭取咱二鄉做模範，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稍大些個，鋤頭手也不多，只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麼！』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了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又合夥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怎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就聽革命的話，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

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刨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餵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做正人，依歪人沒下場。』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個頭機子紗的叫茹丕榮，有病，掬不了地，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綫，也沒兒子，光景過得不錯，心裏還够明白，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識字，讀得下羣衆報，我要他唸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

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他就哈氣，說這村上就她們幾個不肯紡綫，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不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二十五輛紡車，是二鄉紡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超過了三十垧，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有誰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茹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娃娃們

望兒媳婦聽到外窰裏有脚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着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扎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走了出來。會意的望着這小女子一笑。

『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她們都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噥噥起來了。她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笑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家的院子裏等着她們。

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坐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捺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曬太陽，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便送給她一個慈諷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圓圓的面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個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着，跑着，不安定，和滿足的笑着。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臉孔，高高的鼻子，剪了髮，却非常之溫和沉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都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綫。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便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說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跳到爸爸面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窖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跟前，歪着頭，轉着車輪，唱起昨天剛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

……

棉花變成綾呀嘿唉咧。』

『這猴女子淘氣的太，』她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下婆姨女子都紡綾綫，也成天吵着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踏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的，一年也能賺九斗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

蘭道只要看見她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着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也在紡綾的有賀光勤家的金豆。金豆才七歲，頭髮散披着，垂到頸項邊，見人就羞得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或者等你不知覺時猛然叫一聲來嚇唬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綾。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她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綾綫。

『咱們金豆的綾綫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啦。』她媽一邊拾

搬屋子一邊笑着同我說。我便也順着她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走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審邊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妞，瘦瘦的，不說話，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紡着。紡綫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餵豬餵雞，紡綫，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她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二石八的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她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他婆姨。這時全村只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子老婆會紡，她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綫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綫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綫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太，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綫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綫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綫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他們想了辦法：只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斤，紡成了綫，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着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把他

的綾子許低了。向着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她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她們的綾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她們的綾，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直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她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人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她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紡競賽會。

一吃過午飯，山上的婆姨們挽着柳條籃子下山來了。她們的娃娃們或者留在家裏的老漢替她們背着紡車，像趕廟會一樣的笑著嚷着，住在底下一層的婆姨女子們也自己拿着盛棉花條的小盒盒跟在紡車後邊，走到山坡坡上的茹丕榮家的院子裏去，紡車也是背在娃娃們的肩上。也有自己背紡車的，如同望兒媳婦，如同賀光勤家的。老太婆們也拿着捻綾錘子趕來看熱鬧，村長婆姨已經一年多沒出過院子，今天也拿着一個綾錘一拐一拐的走來看熱鬧，她不算參加比賽，車子讓給她孫兒媳婦了，她孫兒媳婦是同她婆婆共一把車子的。小孩們更一堆擠在這裏瞧，一堆又擠在那裏瞧。蘭道老早已經把她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的坐在那裏唱『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拳頭打着她媽。老村長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數、寫名字，點香。我們一邊幫着他們寫，一邊替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說明那些道理。

老村長講話了：『……咱們的綾紡得不好，工資就低，織的布就不耐穿，今日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的快？紡的勻，咱們要紡的好，就要考究車子，考究門道。紡的好的有獎品，還要她把門道講給大家聽，這幾位同志也會幫咱們講解……』

「唉，紡就得了，還要啥門道呢。」有誰在笑了。

「對着嗎！老村長講的對，要紡得好的說說她的竅訣嗎。」又有誰讚嘆着。

「咱們車子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嗡嗡起來。

聽到老村長命令動手，二十五輛車子一同轉動起來了。週圍看熱鬧的都退遠了些。那二十五個紡車手都緊張的，用心的抽着搖着。有的盤坐在地上，有的坐一個小凳子，這裏有紡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才學的。賀光勤家是年時由山西敵佔區來的難民，她在家裏就會紡，她是這村裏紡的最好的，可是她的事太多，常常幫她漢子搗地，送飯，車子也顧不上好好修理，紡着紡着，絃綫又斷了。

郝不榮的機子在屋子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好紡二斤。她婆姨也參加了比賽。

車子轉動的聲音擾成了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論短，娃娃們跑來跑去，喊着媽，哄着笑。鬧成一片，香燃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呵！看，天升庭家的紡的最快，她的錘子上的綫團最大。

時間越短促，大家紡的越起勁，村長宣佈香已經熄滅了，才停止下來，輕輕地喘着氣，手與腰肢才得了活動。村長把綫團都收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戲子上稱，幾個人細細的評判，我和婦女們便拉開了，她們笑得好利害，拿手蒙着臉笑，但她們對這談話是有趣的，咱們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的結果，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都有了進步，棉條捲的好的綫都紡的比較勻。大家這才相信紡綫綫有很多門道。大家都爭着留我們到她們家去吃晚飯，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這天下午到晚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子上婦女們的好朋友，我們一刻也不得閒，她們把我們當成了知己，一定留我們第二天不走，問我們下次啥時候再來。我們也不覺的更加惜別了，心裏想着下次一定要再來才好。

五月的夜

王不禮的婆姨以全村最會做飯的能手招待我們吃了非常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撈飯，王不禮便很有興趣的說：『走，找茆丕珍去！』『對，咱一道去。』我們都從炕上跳了下來。

『喂，看你！』他婆姨用責怪的調子向他埋怨着，『才吃完飯麼，烟也沒抽，就拉着客人走啦。』又把身子湊近我們：『喂，多坐會，多坐會，又沒啥吃的，又沒吃飽。唉……』

那年輕男人就沒理她跨步站到窗外，攔住那兩條大狗。

院子裏涼幽幽的，微風擺動着幾棵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窖門也大開，燈光從裏面透出來，滿窖升騰着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羣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個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在縱聲的笑着。

山坡坡上散開的野花可真香，我們去分辨那是酸棗的香氣，那是野玫瑰的香氣和那是混和的香氣。

轉過一個小灣，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夜空中傳來，王不禮便加快了脚步：『喂，走哇！』我們跟着他飛步向一個窖門跑去，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

原來已經有好些人都集聚在茆丕珍家裏了，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面還站得有幾個娃娃，婆姨們便站在通裏窖的小街裏。

我的同伴都是唱歌的能手，他們一跨進窖門便和着那這情的十字調而唱起來了：『太陽光，金黃黃，照遍了山崗……』

郭丕珍便吹得更有力了。老高橫下那胡琴，挪出空地來。

這幾個青年人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的路膊粗，額頭重，老年人都欣賞他們的充滿朝氣，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幾十年前去。他們又是鬧社火的好手，身腰肢靈活，嗓音洪亮，小伙子們都樂意跟着他們跑，任他們驅遣。他們心地純良，工作積極，是基幹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他們不覺的便會發現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剛來時還不能很熟悉，他們都帶着一種樸實的羞澀說不會唱，但等我的同伴們一開頭，他們也就沒有什麼拘束了。唱了一個又唱一個，唱了新編的又唱舊的。

老高會很多樂器，可惜村子上借不到一個喇叭，只有一把胡琴和一根管子，他不愛說話，只是吹了又吹，拉了又拉，整晚整晚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我說，他的管子就等於每人腰上插的旱烟管，從不離開身子。

這些順天遊，走西口，五更，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離開這些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的歌曲的鄉村，譬如郭丕珍唱出這樣的情歌，從『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滿院的花兒賽不過它，我有心採一枝兒帶，恐怕那看花人兒罵……』開始，很細微的述說兩人如何見面，相識，相愛，到第九段時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你今兒把奴瞧，明兒也把奴瞧，瞧來瞧去爹娘知道了，大哥哥兒刀尖兒死來，小妹子懸樑吊。』這是中國幾千年婚姻不自由，梁山伯，祝英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哥哥却接下去唱：『刀尖上死不了，懸樑上吊不成，不如咱二人就偷走了吧，大哥哥偷錢，小妹子隨後跟。』於是二人逃走了，過河，爬山，當他們休息在山上時，却：『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了三尺三寸高，飄下一對雪美人，小妹子懷中抱。』然而歌詞的轉

折，情綫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雪美人兒消，早知道露水夫妻，你何必懷中抱。……』

王丕禮在唱歌上跟在種地上一樣是不願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調：『……半碗碗的紅豆半碗碗兒米，端起個飯碗記起你，唔黃黃的六月暑伏伏的天，爲了奴的情人晒了奴的臉……十冬冬的臘月數九九的天，爲了奴的情人凍了奴的臉……』

但他們都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糧，有心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願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區調咱自衛隊，紅櫻桿子大刀片，保衛邊區打土匪。』西省，太原省，毛主席扎在延安城。勤練兵來勤生產，抗戰爲了救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只有覺得太短了的，但我們却不能不反而催着他們去睡，因爲他們要趕這幾天去揭完雜田。茹丕珍父親也提醒那充當變工隊小組長的兒子說：『快雞叫了，明兒還要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着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跨着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輕柔的夢中去。呵！這舒暢的五月之夜呵！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早背着我們的背囊，匆忙的踏上了歸途，離開了這美麗的偏僻的山溝，遍山漫開的丁香，搖動它紫色的衣裳，把我們送出溝來。

我們也只以默默的注視回報它，而在心裏說：『幾時讓我們再來。』

袁廣發

——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英雄——

當三六年紅軍東征的時候，紅二十七軍二百四十團裏有一個極爲勇敢出色的營長，那就是袁廣發。他從二九年以一個織布學徒參加了紅軍以後，在他的家鄉鄂豫皖一帶活動。身經百戰，千戰，鍛鍊成一個堅強的戰士，和一個優秀的幹部。在對反革命者的尖銳鬥爭中，他越來越愛同他一樣的窮苦人民，和他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建立過很多戰功，六年來沒有在房子裏睡過覺，沒有脫過衣服睡覺，每天裹腿都是濕的。流過好幾次血，左臂，左臂，左臂，手上，腿上都留下槍彈刺刀割過的痕跡。在紅軍粉碎了敵人的五次「圍剿」之後，他又隨着徐海東同志以血戰越過了平漢綫，經漢中甘肅而到達陝北。有名的勞山一役，二十五軍在正面，他帶領的一連担任主攻。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在兩側，三面一包把敵軍先進來的兩個團殲滅了，後續的也不能倖免，俘虜很多，敵軍的師長也自殺了。跟着，他就被調到二十七軍當營長，很快便能同語言不通的弟兄們打成一片（二十七軍係陝北紅軍）。他們愛他，跟他隨大隊紅軍渡黃河東征，他們到了山西，沿河堡壘一掃光，大軍直抵石樓，當他接到攻開石樓的命令後，自己就掛了兩桿短槍，四五顆炸彈，帶領了第一連在天黑後爬城。敵人警戒是很嚴密的，但他們摸到了城邊，安置好很多梯子，他走在最前邊，爬上了梯子，一級一級的跨上去，看看快到城壕口，却忽然被敵人發現了，一陣雜亂的槍聲，子彈像爆豆似的飛來，袁廣發同志的

腿上，狠狠的中了一彈，他站不住，從幾丈高的城牆邊上倒墜了下來，暈倒在牆底下。傳令兵拖着他離開了火綫，回到了師部，又轉到醫院，他沒有死，又活過來了。但他却因爲這第七次的受傷使他脫離了砲火生涯，他沒有能繼續發揮他作戰的才能，成爲一個更重要更出色的軍事指揮者，是八路軍的一個損失，但他轉到生產戰綫上之後，却又使邊區的工業生產發出光輝來。

一個經常在槍林彈雨中馳騁的英雄，對於病院生活是不耐的。他的傷口好了又壞，幾次要求回到前方去。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能坐着吃。』於是軍事委員會的同志便問他：『你還能作什麼，暫時先作點別的也可以。』這位營長便說：『我從前是一個織布學徒，我會織布，我可以去織布，不過我的腿一好，我就要回到前方去。』他的要求被准許了。他便交上他的馬匹，他的手槍，他的勤務員，愉快地拖着受傷的腿到了紡織學校。七年前他曾用雙手替資本家織布，受資本家剝削，而經過七年的戰鬥生活之後，負傷七次的袁營長又歡喜的用他流過血的雙手爲自己的工廠流汗織布，紡紗。軍事委員會接受了他的馬匹，代替他保存着槍（這手槍已跟他四年了），退還了他的勤務員，要他留在身邊，因爲他的身體並不好。不久他仍舊交給公家了。他說：『今天我做工，是個工人，要什麼勤務！』後來他的傷口慢慢好了，却因爲比較重，傷了筋骨，不便作戰，使他不能再回到夢魂縈繞的前方了。又因爲他過去是文盲，在部隊中終年打仗，沒有得到學習的機會，認識字不多，一時也沒有適當的工作，加以職業學校的轉移，他跟着跑去跑來，竟淹留在幾個草創的生產機關之中。當貿易局開辦合作社主任訓練班時，他知道他們一時爲找不到管理員和伙伕而焦急，他便以他過去在戰場上的氣概說：『有我，你們就不愁沒有飯吃。』他做了兩個月的飯，把幾十個人的伙食調理得很好，絲毫沒有覺得這於他的營長身份有什麼損失。

三八年六月邊區政府民政廳創辦難民紡織廠，廠長吳生秀在邊區黨校物色到他，找他談話。他好不容易才得到這個學習的機會，正擬設法延長他的學習時間，聽到了又要找他去做工，他只說：『黨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自己沒有旁的意見。』於是他就又搬到民政廳，奔走於這工廠創辦過程中的一切繁雜事務。

這時袁廣發同志是到了比從前打游擊更困難的境遇，陝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經濟落後，原料缺乏，技術人材難找，很多人都懷疑這荒涼的山溝是否可辦工業。但邊區政府有這個決定，認為應該也可以搞工業，那末凡是共產黨員就應不怕一切困難，斬除荆棘開闢出一條道路來，廠長吳生秀同志有他堅忍不拔的魄力，遠大的眼光，層出不窮的辦法，把難民紡織廠由一萬元的資本在四年半當中發展到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二石糧，以三千五百元一斗米折價約合六萬萬六千零十八萬三千餘元。從他和袁廣發兩個人擴充到五百餘人。截至四三年底共產布疋二萬三千零八十二疋，毛毯二萬零九百六十九床，毛巾襪子不算，各種合作性質的出產還未計算在內，現在能製造各種機器、零件，解決本廠所有需要並幫助了很多工廠。在這樣大的成績中，吳廠長固然是主要的功臣，但袁廣發的名字也一樣不能與難民紡織廠分開，他是這廠內第一根擎天柱，不特廠長如此說，全廠的工人也這樣把他看待，他已經兩次被選為全廠的英雄，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且榮膺為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的確不是偶然的。籌備了兩個月，工廠在川口開工了，第一次從西安買來了八部機器，找到了朱次復技師（山東來的，是廠內第二根柱子，去年被選為邊區甲等英雄，今年也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和十幾個工人，這些工人都同袁廣發的技術差不多，勉強能使用木機織布，或者是鐵機，或者織襪子。對於漿紗，漂染，經驗都很少，只有崔襄鼎是一個熟練工人，可是老崔織布不願意有人在旁邊看，假如袁廣

發在旁邊，他就只用一隻腳踩機子，一隻腳蹣起來，洋洋地唱着河南調。袁廣發心裏想：假如我不能掌握技術，我還做個什麼工，假如廠裏只能依靠像老崔這樣的工人，那如何行，非偷會他的本領不可，一定要在兩個月內趕上他。於是他用打仗的精神，日夜加工，暗地留心老崔的一舉一動，虛心的問朱技師，不到兩個月，他竟趕上了老崔。他又向朱技師學裝機子，學修理機子，與老工人王鳳仁研究漿紗。誰的機子壞了，他就與他換織，這樣可以熟習機子的各種毛病，又可以懂得如何修理它。別人挑選剩下來的壞紗，也歸他織，這更需要細心，但也更增進了他的技術，因此四五年來他成爲廠內技術最好的工人，一直到現在全廠五十二部織機，十部木機，沒有一架他沒有織過，他了解每部機子的構造，那一架輕，那一架重，那一架的大軸有毛病，那一架的捲軸太緊，就像了解他的手指一樣，因此每次訂布的標準，訂工資的標準，都憑他的努力織出最高的產量和質量。

這時工廠的工人成份，一部份是殘廢軍人，一部份是武漢來的工人，殘廢軍人有很多不安心，外面來的工人對革命的認識還不夠，習氣很壞，某些同志對於職工與廠方的關係也不明瞭，把工會與廠方對立，工人生產情緒不高，生活要求很多，浪費原料，袁廣發看不慣這種現象，却孤掌難鳴。於是他耐心的去說服教育，團結了一羣較好的殘廢軍人與那些壞思想做圓爭，他只有一個心思，工廠是革命的，是咱們黨的，一定要把它辦好。他當過支部書記，當過工會委員，工會主任，吳廠長非常信任他，幾個好幹部也同他搞得很好，一部份較進步的工人也擁護他，但有毛病的人却不歡喜他，怕他，背地裏罵他『溜官害民』，甚至計劃着揍他，他一點也不氣餒，也不煩躁，仍是堅持下去。做工吃苦他走在頭裏，休息時間不下機子，住最壞的窩洞，頭等技術却只肯拿三等工資；寸紗滴油都像珍寶似的愛惜。有一次工廠在永寧山搬家時，剛下過大雨，河裏漲水，山路特別難走，又窄又滑，一個工人不

當心，將一大細紗滾到河裏去了，水勢又激又險，眼看要把紗沖走，岸上的人全亂喊亂叫，這時袁廣發不顧一切縱身跳到河裏，他是不會泅水的，激流推着他，打着他，這才引起好些人都跳下去，大夥兒把紗撈上來了，也拉上來幾乎被淹死的袁廣發，別人問他你又不會水，何必跳下去，他說：『革命財產麼，我不跳下去，誰跳下去！』

工廠一天天的向上發展，但工廠管理仍不免有些紊亂，有些幹部搬來外邊的一套管理制度，不適合，有些本身還殘餘着一些官僚主義，有些又是外行，在四二年的時候，工廠各科雖然發展到有五百餘人，但病號每天常有八九十。工房裏的人跑去跑來，緯管丟棄遍地，每天廢紗有二十斤，一月要消耗機油二百斤，……每月也有生產計劃，不過只有科長自己知道，有時也通知一下工人，但能否完成，或完成與否，則連科長也不知道了。至於工資，則從實物貨幣混合工資制到試行計件累進制，工人之中仍有一個思想：『幹不幹，一斤半』，還常常要求補充這樣補充那樣。他們捻香，拜把子，只肯工作八小時，學習、開會、娛樂都要佔工時。袁廣發同志雖然這時還只是一個股長，但他在保衛工廠的意念下，堅韌的鬥爭着，自然有時他的態度會不好的，給反對者以藉口，可是很多工人都了解他，甚至有些吊爾斯當的，挨了他的罵也會說：『袁廣發不是爲個人，是爲工廠。』不過結果他仍不免於被取消股長工作，取消工會工作。他還是積極的作工，半天也沒有下過機子，並向那些來表示同情的工人說：『我對科長的領導方式，我對於我們這裏的某些負責同志有官僚主義，不重視工作有意見，科長無理由撤我的職也是不對的，但這是科長的問題，我做工不是爲科長，這是一個革命工人，一個黨員的今天的任務。』他仍自動替每部車子加油，使每月消耗機油二百斤減到七十斤。

就在這個時候，中委洛甫同志來廠檢查工作一個多月，開展趙運興整風運動。工人，幹部思想都

開始有了新的認識，於是袁廣發一下被全部人所了解，所肯定，他是廠內最忠實的最正確的同志。他被升任棉織科長了，他做棉織科長後便更顯出優越的才能，使難民工廠更走向企業化與正規化。

在取得上級同意後袁科長首先調整生產組織，配備勞動力，精簡冗員，把棉織毛織兩科合併；生產單純集中化，主要出產土布毛呢（毛巾、襪子等停止出產）。按各人的體力和技術程度分配適宜工作，體力較差的婦女，技術不夠的學徒，都不勉強上機織布，以免妨礙生產，調到漿紗，絡紗組上去，生產效率高，他們情緒也高。機器都恰當的掌握在有技術的手上。因此產量逐漸增加，過去每人每月平均生產十二三疋大布，改組後平均每人每月生產二十一疋。今年織單經單緯土布，亦能從三疋四疋提到每人平均十四疋。個人的產量提高，脫離生產的人員減少，以前棉織毛織兩科共有十人脫離生產，經整理後，去年減到四人，今秋只有三人，四個人管理二百四五十人的生產，還顯得有條有理。最近彈紡科又合併來，一共四人又減去兩人。

要管理得好，還須要制度，袁科長把過去那些複雜的登記表改為簡單的，取消不適用的，爲了便於實行經濟核算制，嚴格執行事病假登記，工具、零件消耗統計，原料統計，產質量統計，修理單，每人生產日記表等。重新討論宣佈勞動紀律和廠規，現在工房非常嚴肅緊張，鐵機達達的響，整經組的大輪有次序的劃大圓圈，倒紗的小車嘩嘩的搖轉。再也沒有吃烟，烤火，談笑，吵架的事發生了。

現在的生產計劃都是經過工人在小組會上縝密討論，從下而上訂出計劃，經常檢查，遇有個別工人情緒較低或有偏向（有工人自動加工四五小時，半夜也要生產），即隨時由組長，科長耐心說服，尤其對於他們優點特別注意適度表揚。更實行全面工資，工人要生活過得美，就得靠自己多生產，賺得多，又鼓勵他們儲蓄。開始還有極少數有二流子思想的工人工資不够吃，結果大家都努力上去了。

去年最高工資可以拿到一月一石二斗，今年還有人拿到一石四斗。最低也可拿到五斗至六斗。

袁科長在施行各種管理制度時，獲得非常多的經驗，今天他又在從一個忠誠克苦的工人而學着去掌握黨的工業政策，和創造實際辦法，廠內工人們都說，袁科長進步真快，大家要學習他。

今年難民工廠又有一個大問題，即單經單緯土布。邊區爲着在兩年內做到全部自給，決定發展植棉，紡紡和改織土布。但各地紡紗標準在開始時未能一致，紡手都是沒有經驗的人，也不懂織布知識，結果，太粗、太細、太鬆、太緊、不均等毛病，壞紗太多，很不易選。加以工人不習慣，織得非常慢，非常稀。這種布拿到延安來，曾被批評爲孝服布。袁科長難過極了，就親自選紗，漿紗，自織出半正布，延安各領導者才說：『像這樣就好。』可是大部份工人仍織不出這樣的布，於是袁科長細心研究，原來工資是一個問題，布的標準沒有，他便再三說服崔錫忠，盡力幫助他，在七月份崔錫忠織出了標準布，重訂了工資，工人的信心和熱情馬上提高。六月份只能織一百七十五疋，七月份就增到二百四十五疋，八月是四百五十六疋，九月十五號到十月十三號完成建設廳規定的一個月六百五十疋任務。這樣飛躍的進展，確是驚人的。在這半年中，袁科長每天都是思考着工業自給中難民廠的任務。他就很細心的去注意每個工人的思想，情緒，生活，技術，體力，按着各人不同的情況去說服，鼓勵，幫助他們訂出每月的計劃和完成它。把自己倒綫的工資全部拿出來買水菓慰勞工人。又發起個人與個人，組與組，組代表與組代表的競賽，工人們就更捲入了這個熱潮，自動加工，犧牲午睡，或者雞叫起身工作，但只要工人有工房就可以看見他們的科長也在那裏倒綫子或學習寫字。使大家猶疑的單經單緯土布問題已成爲過去了。現在難民工廠乙等布已合乎建設廳的標準，但出產是甲字布佔多數，比市上的五福布還好。

現在袁廣發同志再度當選爲邊區勞動英雄，他是無愧的。因爲他一心爲黨，不怕艱苦，不斷學習，始終如一，所以當他去做一個戰士時，他就會成爲一個很好的軍事幹部，但當他又去做工時，他又能從一個普通工人掌握了技術並成爲一個好的工廠管理者。他在軍隊裏，爲戰士們愛戴；他在工廠裏，又爲工人們愛戴；他現在是邊區的英雄，又爲我們邊區人民所愛戴。袁廣發同志！我們擁護你，並好好的向你學習！

（一九三五年一月解放日報）

民間藝人李卜

一

民國十四年，甘肅省平涼、隆德一帶，來了李卜。他是從洛川一個戲班子逃出來到蒲城，現在又逃到甘肅來的。他穿了一件舊單褂，帶了頂舊麥秸帽子，膈支窩裏夾了一個小包包，走在別人門前或櫃台前邊一坐，把右腿往左膝上一放，仍像在台上那樣，再把一個三岔岔板拿出來一敲，小眼睛一睜一閉，他就唱了起來。唱的是那些討人歡喜的吉慶話：

「一報堆金多吉有，二報夫妻兩雙全，三報三陽增開泰，四報四季大發財……榮華富貴萬萬年。」

人們在他四周圍了攏來，他停了唱，說：

『出門人缺少盤纏，請大家湊和湊和，高抬貴手點幾兩吧。唱得不好，大家包涵。』於是他選上手摺，手摺上寫着很多戲目。

這樣，他揀上三串五串

夜晚，他找到那些廟宇，獨自蹲在那空廓的殿堂上，想起了他的少年時代：二十四歲的李卜，包下了安邑縣的一邊城牆和城樓，高高的搭着木架，指揮着幾十個工人和學徒。作爲師傅的兄長，從老家運城跑來看他。又看了他包的工程，一言不發的回家去了。他告訴他們的老父親說：『捧健，行，能放心！』那時，他的確是一個好木匠和泥水工人。

然而他歡喜唱戲，尤其是郢鄂。在蒲城做工的時候，常常練着那些調兒，邊做邊唱，把木活都做壞了還不知道。每年春季，他便夥着一羣青年人鬧社火。要不是跌年成，他也許不會到河西來，也許遇不到宜城的安老留。安老留發現了他的表演天才，鼓勵他參加了班子。從那時起，他成爲一個名丑了。

他滿意這項職業，因爲他歡喜它。可是，在舊社會裏，他老是逃不脫軍閥官僚的壓迫。當時駐紮在延安府的陳連長，把他綁在馬上調來。後來，洛川的隊伍又把他從當地老百姓的班子裏搶去。他厭惡那種狂嫖亂賭的糜爛生活，憤恨那種非打即罵、人壓迫人的專橫。他活動與他同來的小旦一起逃走，但那個老搭當因爲他的漂亮被師長所歡喜，給收買去了。他獨自逃了出來，成了一個街頭賣唱的無家可歸的人了。

在洛河川一帶，誰不知道李卜呢？可是這時他却常常一個人宿在孤村野廟裏。他恨那些軍閥們，也恨那個小旦。當他想到自己的前途：三十幾歲了，現在還可以混，可是這樣搞下去，老了又怎麼辦

呢？他看看窗外的月影，想着這些，忘記了衣襟的單薄和古廟的寂靜，却更深切地體味到深夜的寒冷和荒山的淒寂。

日子拉下去了，他沒有辦法跳出這種生活。他老早就抽上了大烟，一個月要幾十兩土。除了唱戲，他也沒有別的興味，於是他流浪着，一個村一個村的。

當時，這一帶種的鴉片比糧食還多。逢到割鴉片的時候，他賣唱的代價便從錢從饅饅變成了烟膏。他抽一些，留一些，慢慢地積攢了七八十兩，才又逐漸走回陝北來。他不敢回洛川，便到了安塞，在安塞又有一些唱戲的圍繞了他，因為他有那些烟土，他成了班主。帶着一羣人又在洛河川一帶唱起來了。日子是一年一年的過去，李班主的班子被人愛着，讚頌着，因為他們的梆子戲不只是技術好，並且很少唱到那些大官貴人，大半是唱着人民的生活，可是李班主仍是兩袖清風，即使能賺到幾個錢，也要被那羣流氓戲子吃乾淨的。

好容易討了一個吹鼓手的老婆，媒人說：『婆姨是好婆姨，勤儉，會過光景，就只一個「毛病」，曾是吹鼓手的女人。你一個班主，也許嫌她低了點吧？』李卜說：『吹鼓手，就吹鼓手吧，他已經死了，與婆姨有啥關係。我要是將來做了營長，她就是太太。我也是個唱戲的，好人家女子還不給我呢，只要不化什麼錢，能行。』於是他有了家，那女人還帶了個女娃娃來。

民國十九年，他賣了箱子，落在家裏做木匠，可是又被軍閥逼去，唱了一年多才放回來。這時，他已經四十二歲了。他願意結束那浮萍似的生活，落腳在郿縣的城外，日子雖然窮一點，可是已經是一個正經的家庭生活了。

休息了八九年的李卜，在這時期自然仍不免要參加些春節秧歌。這時，就常有人民的游擊隊與軍閥軍隊在鄉縣打仗。他們曾有一次說他與游擊隊通消息而迫害他（他的確曾幫助過那打富濟貧的游擊隊）。就是到了抗戰時期，住在鄉縣城裏的頑固軍隊，也仍然要四出殺人搶人。李卜對於鄉縣的愛好，是不減當年的，所以四〇年民衆劇團在鄉縣演出時，雖然是以秦腔號召，但他仍然在寒冷的冬夜，披着白羊皮襖，佇立在台下。觀衆都認得李卜，他們問着他，他說：

『戲是好戲嘛，這是新戲舊演。勸人打日本，做好人嘛，唱工把式差次點，沒啥。要是改唱鄉縣就更好，鄉縣吐音清楚，更聽得真嘛。』

圍着他的有些些人，大家都笑了。誰知道這觀衆中有一個張雲，張雲是民衆劇團演鬍子的，他小時候就看過李卜的戲，就崇拜着他的。現在一見他也在人叢中，歡喜得跳了起來，趕忙幾腳跑回了後台，一手拉住了民衆劇團的團長柯仲平同志，又急又結的把這消息報告了。並且懇切的說：『他會的戲可多的太，技術高明，陝北誰也知道李卜呢，這機會可不能失。』

柯仲平同志很懂得民間藝術，老早就在注意人才，而且他也是一個鄉縣的嚮往者。等不到聽完張雲的話，用力拍着他的肩，大聲說：『走呀！去找他！請他來！』

在人叢中柯仲平同志就擁抱了他，說，『噫，我老早就在訪你呀，今天總遇到了，……』他們到了後台。

李卜看柯仲平同志像個好老漢，像個見過世而跑過碼頭的人。他也摸着比柯仲平同志還短的鬍子，

說：『從前的戲也有很多是勸善，只是沒有說出一條路。其實麼，老百姓裏就沒有個什麼壞人。就拿我一個舊戲子來說，抽洋烟，該是壞毛病麼，可是並不打人詛人。你們這個戲我說的是大大的好戲，你們告訴了老百姓一條路，唉。我五十歲了，還是第一次看到的呢！』

他們談到唱工，做派，談到內容，談到形式，鄧鄧，於是更投機了。李卜便在散了戲的後台上唱了起來，柯仲平同志欣賞着他諧和的韻調，他覺得：李卜唱得真自然，真有人情。

第二天，李卜又到團上來玩，柯仲平同志擺了好多菜，請他喝酒，把他介紹給團員們認識，大家都尊敬他，他也喜歡大家。最後他說：『不是不想跟着你們跑。我人老了把本領藏到土裏去！教你們是頂情願的，就是離不開家了，有個老婆和兒子沒人照管。』但在柯仲平同志給了他一點點安家費之後，他便答應一定同他們去交道到店頭。

這時，頑固份子派人暗殺八路軍駐軍首長，引起酈縣事變。在民衆劇團公演時，頑固軍隊的機關槍，便朝着這明亮處掃來。李卜痛恨了這種行爲。柯仲平同志同他談了救國的大道理。李卜是一個愛和平的人，向來就歡喜有事大家和平討論。他從此明白了共產黨與抗日的關係，抗日與人民的關係。他很佩服這老團長的見解，他說：『你看，你有那麼多文化，滿肚子都是文章，現在爲了教育老百姓，這樣艱苦。咱一個舊戲子，還能不把那綠豆大點的本領拿出來教幾個年青人做事，幹什麼？』他對自己的藝術的態度很正確，他說：『我雖然會唱一百多種調門，不過那是老一套。我告訴你們，你們再去編，要修改還是該修改，我是沒意見的。』他從不保留他的技術，而且教人都是從竅訣上使人易於掌握。

到了店頭之後，他不說走，於是又留他。他便又隨往關中，到了關中之後，他仍不說走，於是又

隨團去隨東與三邊，他不只教唱，教做，而且有時一個人出台唱全本『張良賣布』，觀眾聽完了還不肯散。

剛來時，他還喝些自己帶着的洋烟，柯仲平同志知道他，不願傷他的自尊，裝做不知道。只從旁勸說，別的人也給他暗示。他覺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爭氣，有這種壞毛病，一狠心，難受了好幾天，也就熬過去了。幾十年的老烟癮，想不到在他五十一歲的開始，在腰腿不好，牙齒也脫落了的狀況下，竟一下子就戒絕了。

在民衆劇團要回延安的時候，他表示不願離開團體了，他覺得這就是他的家。他捨不得向他學戲的那羣純潔的娃娃們，捨不得熱情的團長老柯，捨不得這個團體的有秩序有情感有互助的生活。雖然他的家現在也是邊區了，在家裏也可以生活平安，可是這裏教育更好，這種集體生活更使他留戀，並且他認識他現在所做的工作，是爲了大家，爲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這種工作使他年青，使他真正的覺得是在做人。他決定要參加這個劇團了，當然很受歡迎。從此他找到了他永久的家了。

他到延安之後，四處看了一些，還有許多老熟人也見着了，大家光景過得很好，很和平。也見過一些負責人，都待他很好，很平等，和過去舊社會上的官長完全不同，他們總是很耐心的解釋一些道理給他聽，他聽得非常高興，他的確很厲害的受了感動，所以只要有他能做的事，他總是不辭勞苦的。爲着民衆劇團買戲箱，他冒着危險到蔣管區去，奔波幾次，終於辦到了。他看見那些壞了的凳子桌子，便自動的拿來修理。看見竈要塌了，也自動去修。他說：『要那麼多錢，何苦找人，看我李卜來！』他在劇團裏要教唱，教做工，民衆劇團的技術因爲他更加提高了。觀眾都說現在的演出更好，有把勢，而馬健翎同志也很善於利用這舊形式，創作了新型的有名的『十二把鐮刀』和『兩親家』。

張魯同志也在他這裏來學邯鄲，把這些東西帶回魯藝去。許多年青的音樂工作者，也來找他。這一兩年來，延安的秧歌有那麼多好聽的邯鄲調，就是從這裏來的。

他的婆姨和兒子在家裏也過得很好，他去看過她們，兒子大了，替別人攪工，老婆紡綫繩，鄉政府待她們也很有照顧，他還打算今年年底回家替兒子娶媳婦呢。

三

這次，他被選爲代表，出席邊區文教大會，當他在小組會上，聽到有人說舊戲子難於改造的時候，他站起來了。他以他自己簡短的歷史，做了說明。他說舊戲子的確很多有嗜好，有一些壞毛病，但並非不能改。這些人在舊社會裏是受壓迫的，只要一解開革命道理，頭腦弄通了，改起來也很容易。譬如他自己，幾十年的烟癮，還不是因爲參加了新的生活，一下子就戒絕了嗎？過去愛玩，把木匠手藝丟在一邊，寧肯討吃。民衆劇團誰也不知道他會這一套，並沒有人叫他做，還不是因爲自覺到公家的東西就是自己的東西，公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而這樣盡心盡力的做了麼？他說：『舊戲子對於技術，是保守的，可是我就只怕教不會別人。我教會了別人，別人可以借它教育老百姓，我的陳貨在他們口裏，變成了新的，我看見了只有喜歡。我是一個老人了，我要改造自己，也還要改造別人呢。』他又勸大家不要有這種想法，說舊戲子難於改造，舊戲子在陝北還有很多，邊區外邊就更多了，主要是在我們的教育。先要把這些人的腦子弄明白。當然也會有人慢些，但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的話得到全場的擁護，大家都愛他。過去五十年來他本來是一個民間的藝人，被軍閥和各種的勢力逼着，被壞環境困着，他是一個抽大烟的窮戲子，甚至流落在街頭賣唱，被人瞧不起。現在呢，

他是一個革命的羣衆藝術家，積極地工作着。他在那麼多的代表面前，在各處地方做宣傳工作的領導者和藝術家、文學家面前，提出對舊戲子的爭取的文藝政策。他是正確的，他就是親身沿着這條路走過來的。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夜）

記磚窯灣騾馬大會

——磚窯灣屬安塞縣二區——

一、這地方的產生

當民國二十八年黃河沿岸防綫更爲鞏固之後，搬到山溝裏去了的工廠，便又向下遷移。在這條河邊，首先出現了難民紡織廠的鋸齒形的大工房和類似蜂窩的窑洞。修築了水壩和水渠，水在大的車葉上衝擊，彈毛機在屋子裏裝架起來了。但河的兩邊大半仍是童山和荒草，夜晚便聽到遠近的狼叫和狐狸的叫聲。接着又搬來了後勤部的製革廠，他們在紡織廠下游半里地的山坡下修蓋了房舍，裝置了動力和機件，應和着紡織廠的喧鬧。供給解放日報以紙張的振華紙廠也在製革廠的下邊建立起來了。有了五六百工人會聚在一處，便自然感到這山溝的不調和的寂靜。賣點掛麵，賣點水菜的小攤攤便偶然在路邊的柳樹下出現。而難民工廠便索性在本廠與皮革廠中間的路邊修蓋房子，開設騾馬大店，因爲這原來就是通三邊的大道。製革廠不願落後，也設立了合作社在這裏。附近山溝裏的老百姓也往這裏

遷移，做個小木買賣，擺個攤子，慢慢使這地帶形成了一個交通和商業的小小據點，有了磚窯灣的名稱，甚至有了市（街市）政府。這磚窯灣的市政府一共轄二十四個農村。到三十一年底才正式成立。但這時街上還只有六間房子。三十二年增加到三十二間，還有十八間正在修造。一式的新木板門面，櫃台上鋪着毛氈，架子上堆滿布疋、肥皂……飯館裏羅列着新桌子板凳和光亮的鍋台。在這些牆上，寫着：『變工隊，札工隊，多開荒地多打糧，勤紡綫，勤織布，保證家家有衣穿』的標語。娃娃們在街上跑着，門口騎着看家的大白狗。街後邊的窯洞也多起來了，兩邊山溝都在盡量發展，難民工廠和民辦合作社都組織了紡綫綫，從榆林下來了幾十個毛毛匠（用極簡單的機器捻毛綫的）都住在這溝裏。而且有了集，五天一次，主要是買賣布疋糧食柴草，每次小攤要增加到二十多個，來趕集的人只要不是下雨天總是一千多。

二、今天的繁榮

自從決定了今年要在磚窯灣開騾馬大會之後，周圍五十里的村子都傳開了。傳聞中還有安塞縣的劇團來演戲。這個劇團雖然在今年五月才成立，在附近一帶已有十來次的流動演出，所以已經有了名望，大家都說戲不錯，就只箱子差些，也知道那裏邊的演員都是從山西來，有的曾經在延安縣劇團裏待過的。於是買的賣的都各自準備着貨物和貨幣，婆姨娃娃也準備着大會的紅火，要看戲；要買點吃的，或者再買點不頂值錢的插頭的針泡泡叉，頂釘，絲絨之類。

舊曆七月十五這天是大會的第一天，一早起，街道上便打掃的乾乾淨淨，慢慢有人來了，開頭是擺小攤子的。臨時賣扁食，羊雜碎，餛飩的小篷篷也搭好了。村子上一共殺了幾十頭羊，一頭豬。包

子饅頭都上了籠。接着糧食馱來了。騾馬牲口都繫在河灘頭的柳樹下。年輕的婆姨們穿着白褂褂，花褲子，粉紅洋襪子，繡花鞋，三五成羣搖搖擺擺都走到了街上，雪白的銀首飾。橫一個豎一個插在梳光了的頭髮上；洗乾淨了的手上也是銀鐲子銀戒指，有的頭上戴了頂古式帽子，帽週圍釘一些五顏六色的假珠子和垂着紅絨綠絨的纓絡，她們在布店裏站一會，又在攤子邊站一會，拿着剛買來的脆麻花，又坐到飯館外邊了。圍在她們週圍的是些捧着瓜果的娃娃。這裏一羣那裏一堆，這裏掌櫃們在一塊手帕下捻着手指，商議着價格，那裏婆姨們又磕着瓜子，閒說到張家長李家短。

戲台就設在街後一個平壩上，用樹枝做了頂棚。木板在左右後三面隔着。山坡做了天然的看台。鑼鼓已經掛在那裏了。台後有演員在化妝，唉！爲什麼還不開台呢？

入陸續的到來，那些畫色的馬上，鋪着榆林式的絨氈，一個年輕的婆姨戴着新頭巾騎在那上邊。穿着新藍布上衣，白布褲的中年人沉重的牽着牲口，慢慢的在街頭上扶着婆姨下了馬，他們走進一家店子，休息了。

老漢帶着孫子也來了，蹬在街頭上抽旱烟，買一點零食給那吵着的頑皮的娃娃。

快十一點的時候，戲開了台，人像潮湧似的都朝這裏滾。唉，吵得太厲害，唱的是什麼簡直聽不清。但不要緊，後邊的人並不走，他們的眼睛仍盯在台上，前邊的人笑了，他們也跟着笑，有生得矮些的連看也看不見呢。

這個劇團已經開始找到了一些新劇本，但還沒有排熟，現在仍演那些舊節目，班主是過去的一個自衛軍營長，這次由安塞縣聯社派去領導，他明白有些太封建的戲是不該演的。不過他們這個劇團，還沒有組織完密，現在是按股子分的辦法，這一次的演出費是二十五萬。

人們爲了看戲而來，却並不專心看戲，他們仍是不停的談笑，吃着零食水菓，一會兒那會場的地上都辭了。

磚窑灣前後幾個山溝裏的人家，都擠滿了客人。住娘家的，走親戚的，她們又忙着敍家常，又忙着招待，又忙着看戲。

到了黃昏，做買賣的也跑到戲台跟前，戲文却正在結束，有些看客已經感到肚子餓，在離開戲台，觀眾中也有人嚷着：『不要走，還有好戲，下邊是回頭關，好把勢，真演絕了的。』人還是在鬆勁，回頭關也改在晚上的煤汽燈底下演了。

有些人回家了，有些人就住在就近的親戚家，晚上戲台前人並不見減少，因爲這天又是星期六，幾個廠裏的工人，有些也請了假來看戲。遠遠的坐着並不顯得戲裝的破舊，那青衣甚至是很窈窕，胡琴也頗爲幽雅。夜靜了，遠一點的地方也可以聽清楚，那些從工廠裏來的內行，把戲情向旁人一邊解釋，一邊還介紹着：『演得很不錯，就只衣箱差點。』

十六日這天便更熱鬧。稅務局的門口川流不息，那些買賣牲口的要上百分之五的稅，糧食是百分之三。僅僅這一天有十五頭牲口（八十四萬）和三十來石糧食（值洋一百萬）的買賣，稅收五萬五千餘元。其它的一切都沒有稅。據市政府的統計：這一天布疋約五十萬，飯館十個，平均每家二萬五即二十七萬五。但生意最好的還是瓜菜、零食、油鹽，連柴草、菜蔬、屠宰算在內至少也有八十萬。共總一天之內約有四百萬生意。難民工廠的合作社在這一天即有四十餘萬。民辦合作社的一個小攤子也有六萬元生意。

街道上擁擠到一萬四千人簡直走不開路，從甘泉延安來的，從志丹來的，還有從子長縣趕來賣

牲口的，附近一二十里的村子簡直就不必說了。連廟灣、礮子溝、苗家店都熱鬧了。

但這天最被羣衆所歡迎，也教育了羣衆的是難民工廠的秧歌，和巫神米尙榮的講話。

三、『娃娃病了怎麼辦？』

磚窰灣從沒有人烟到有人烟，到今天的繁榮，而且市政府管轄了鄰近二十四個農村，三百多戶人家，今年開荒一千八百畝，除開原來熟地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七畝，市政府組織紡車一百輛，已紡絨八百八十斤。難民工廠更與農民組織了幾個合作社性質的生產運動，捻毛絨，製氈等。可是還有一個缺點，即是人口的死亡率大，尤其是娃娃。最近有很多娃娃有了氣管炎或百日咳，因不請醫生，請巫神，或吃點老方子就誤致死的全鄉有好幾十。礮子溝有二十三戶人家即死了十七個娃娃，三個大人，段莊也死了九個。雖說製革廠的鄭醫生，難民工廠的舒醫生和李廠長都治好了許多人，老百姓相信醫生還是不普遍，所以難民工廠特別趕編趕排了一幕『娃娃病了怎麼辦』，準備在這天上演。

吃過了午飯，街道上便傳開了下午有秧歌劇。自從今年過年的時候，難民工廠在農村開秧歌之後，老百姓都傳說好紅火，現在一有了這風聲，大家便更焦心的盼望，果然不久街西頭便響起了鑼鼓，大人娃娃都跑着迎了過去。有些婆姨便忙着到戲台前去找位置。秧歌隊被羣衆擠緊了，走也走不通，一邊打着鑼鼓一邊嚷着：『讓開，讓開。』他們在街上勉強扭了一轉便到戲台前來了，人羣由台兩邊像兩道山洪似的吼着奔來了。本來很安穩的坐在台前的婆姨們便叫了起來：『慢點！慢點！看把娃娃擠壞了！』一會兒，整個場子都擠滿了人。

『不要亂擠，自衛軍維持次序！』謝市長站在台中央大聲喊。

拿着紅纓槍的自衛軍在人叢中安置着觀眾。但人太多了，都不願退到後邊去，於是台上走上來難民工廠的工會主任李才同志，他喊道：

『今天的戲是演給老百姓看的，難民工廠的工人同志們應該向後退，你們的意見怎麼樣？』下邊有人答應『對』，於是李才同志下令：『難民工廠的工人全體向後退，把地方讓給老百姓！』並且說希望製革廠和紙廠的工人也能向後退。那些在星期天下午剛剛有空出來玩一下的工人們便向後山坡上跑去了。老百姓笑着搶了上來。自衛軍招呼一律坐下。這才稍微肅靜了。

市長主持了會場，短短的說了幾句本鄉市病症的可怕之後，巫神米尙榮即走上了台，羣衆中便有人說：『是和合飯館掌櫃的嘛！』米尙榮說他過去因爲生病請巫神治，巫神說他被靈官神找上了，他要頂上才不誤事，他不敢不頂上，別人以爲他有神神，找他治，他去治，學巫神胡說，神神又不來，一點『意思』也沒有，他無法，只好就胡搞，胡搞了兩三年，自己覺得騙人不好，賺錢雖容易，一晚賺的錢，比得上別人五六天受苦，不過胡搞來的錢是不服人的，也就胡花了。這兩年就做買賣，有人找，推不掉時才巫過一兩回。他告訴大家，巫神是不能治病的，是騙人錢財，越是做老了巫神的越明白沒有神，大家有病了千萬別找巫神，要去找醫生，他也勸巫神不要再巫了，騙人來的錢存不下，還是務正，受苦，做買賣。

『米尙榮說的是實話，他真的許久都沒有巫了。』觀眾中有人說。

『唉呀！原來並沒有神神，巫神是騙人的。』婆姨們咕咕嚕嚕的議論起來。

『愁死的，我負他媽。』在心上罵着他的自然也有人。台底下坐了七八個巫神等着戲呢。

米尙榮講過話之後便有人喊口號：『學習米尙榮！以後不再找巫神，有病請醫生……』羣衆都舉

手響應着。

秧歌劇開始了，張大夫抱着兩歲的娃娃看罷夜戲回家。他們愉快的歌聲和愉快的生活影響了觀眾，台底下都笑着重覆着他們的唱詞，但當他們娃娃病了之後，即有人說：「夜黑裏回家着了涼嗎，娃娃吃零食吃壞了。」

張大去請巫神，巫神的狡猾欺騙，使大家心裏痛恨。說：「看那二流子樣子，就不是好人，騙人錢的。」

他們看見張二娃娃的病也翻了，張二還是去請醫生，勸張大也請醫生，醫生替張二娃娃治病很仔細，他們便說這醫生有本領，有耐心，就是個好人樣子，不像那髒西西的二流子。

但看到張大娃娃死了之後，張大婆姨哭着，描繪死時之情況，觀眾中便有人哭了，韓家的兩個娃娃都是今年死了的，病狀就與戲中一樣，也請過巫神，跌壇，扎針，她不忍看，站起來往回就走，拿手帕蒙着臉，哭着回去了，說不出心中後悔。張家的娃娃也是這樣死去的，她也哭着走了。李廠長小孩的奶媽也哭了起來，她向人訴說着：「我實在是好心，怎知就把娃娃治死了，該死的馮巫神真害人不淺！」馮巫神就坐在側邊沒好遠，坐不住，也走了。場中淤塞着沉鬱之氣，許多婆姨都低下頭，男子漢便說：「巫神信不得，害人的東西！」

張二帶着醫生和被診治好的牛娃上了台，觀眾們看見他們的生氣，牛娃的活潑，才吐了一口氣，爲他們慶幸着，大家傳說着：「看，那娃好親，醫生治好的嘛！」台下看戲的王拴兒在被請上台說明他的病也是醫生治好的時候，大家看着胖胖的王拴兒都大笑了。王拴兒也向大家憨笑着。這幕戲就在張大悔悟之後向大家勸說之中閉幕。

觀眾的心情始終被劇情抓緊着，歡喜憤怒悲哀都跟着劇情走。這幕戲雖然只是兩天之中趕出來的，粗糙生疏都有，但因為內容全是根據當地最近的事實編成的，所以很吸引人而感動人。大家看後都說：『這戲太好了，它告訴咱們娃娃病了怎麼辦，這實在是件大事！』

羣衆還要求再演，可惜因為時間的限制，只準備了這一個。

接着雖然還有長坂坡的舊戲，但觀眾總不能像先前一樣那末感情波動，那末被吸引了。當他們回去之後，也只有前一幕會永遠留在他們心上，溫習着這個問題：『娃娃病了怎麼辦？』

第二天過去了，只剩下最後一天，這天還有舊戲和各種買賣，但人只剩四五千了。有些人還留戀在這裏，有些人便忙着回去準備秋收。他們已意識到今年的豐收。他們還要準備勞動英雄的選舉，準備市政府提出的十一運動，準備辦冬學，準備新年裏鬧秧歌，來迎接一個新的更紅火的年關。

田保霖

——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

黃昏的時候，把兩手抱在胸前，顯出一副迷惑的笑容，田保霖送走了區長之後，便在審前的空地上踱了起來，他把頭高高的抬起來望着遠處，却看不見那抹在天際的紅霞；他也曾注視過審裏，連他婆姨在同他講些什麼他也沒有聽見，他心裏充滿了一個新奇的感覺，只在盤算一個問題：

『怎搞的？一千多張票……咱是不能幹的人嘛，咱又不是他們自己人；沒有個錢，也沒有個勢，

頂個毬事，要咱幹啥呢？……」

他被選爲縣參議員了，這完全是他意外的事。

他是一個愛盤算的人，但也容易下決心，這被選爲參議員的事，本沒有什麼困難一類的問題，也不需要下什麼決心，像他曾有過的遭遇那樣，不過他却被一種奇怪所糾纏，簡直解不開這個道理。

當許多年前他全家經年流浪在碾盤渠，下王渠，沙口一帶替人安莊稼而不得一飽的時候，爲着糊口，曾經在教堂裏工作，學會唸經，小心謹慎，慢慢的做到了一個小掌櫃，管了上王渠一村四十四家人，總算他爲人公正，農民對他很好。後來神父換了，他成天挨罵受氣，於是他走了。他走到保定，走到寧夏，走到洛川，流浪着，販着羊，販着豬，販着鹽和糧食。他賺了一點錢，吃了一些，再還一點賬，生活還是沒法搞好，還欠着賬，但他有了經驗，他成爲一個有點名氣的買賣人了。本來就打算這樣搞下去，可是石老姚，楊候小來了，搶了東西，吃了胖豬。接着是黃馬隊，接着是來打土匪的二舍搶頭的張團長，百姓被搶的一無所有，人都逃到沙漠中藏了起來，張家畔熱鬧的街市，變得寂無人烟，田保霖也逃到了外縣。然而『紅』了。三十軍軍長閻洪彥到了靖邊，接着又來了二十七軍賀晉年，靖邊縣翻了個身，窮人都分了土地。但田保霖却仍留在城川。有人告訴他，說他是買賣人，他的二叔父是豪紳，帶過民團，最好不回去。於是田保霖第二次不得不好好盤算了：『共產黨打的是富有，是貪官，咱末，做點小本買賣，咱無土無地，欠糧欠賬，一條窮人嘛。咱當過掌櫃，可是沒做過壞事，人都說咱好，咱還怕他個啥？殺頭，殺了咱有啥用呢？人都說三十軍好麼，那麼咱就回去，不怕他。』於是他回去了。抱着一個不出頭不管事的態度，悄悄的回到草山梁（現改名長渠溝），一大片荒地，沒有人住。他有了地，也不必交租子。他欠的賬也跟着舊政權吹了。他沒有負擔和剝削，經過

幾年的經營，他有了六七十垧地，有了牛、馬、羊，開了個小油房，日子過得很好。心裏想：『共產黨還不錯，可是，咱就過咱的日子吧，少管閒事。』

不過做了參議員就得同他們搞在一起，這起人究竟是那一號子人呢？

結果他決定了：『就到縣上開會去，還有高吉祥、馮吉山來，他們在舊社會比咱還有地位，怕個啥，就去。』

田保霖雖然這末想了，但他仍沒有懂得爲什麼會有一千多人投他的票？他是一個買賣人，曾受過教堂的宣傳，雖說回到了長渠溝，在革命的政權下，生活一天天變好，却不接近這號子人，也不理解他們，但他的一舉一動，這號子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從長渠溝一帶的老百姓口中都會說過他的好話，說他是一個平和而誠實的人，是一個正派人。在頭年（四一年）缺糧的時候，政府發起調劑運動，他自動借出了一石多，而且每天到各鄉去借，維持了許多貧苦農民的生活，他對於公益的事熱心奔走，人民對他有好感，他是被他不了解的這號子人所了解的，因此他被選爲縣的參議員。

『這是一個新問題，好是好，怕不能成……』當惠中權同志提出靖邊要發展農業，首先要興修水利的時候，田保霖同別人一樣有着上面的想法。靖邊土質太薄，不適耕種，要修水地和水漫地，實在是困難的太，要築壩、壩，要修『退水』，工程都是很大的，而且在這些地方常有寬到幾百畝的沙灘，而且誰去修呢？這裏是缺乏勞動力的地區；唉，問題可多着呢，再譬如地是地主的，却要農民去修，修好了地又該是誰家的呢？但這些問題都有了適當的解決。又討論了剝小麻子皮，割秋草的事，好像不重大，算起來利可大的太呢。又計劃了栽樹的事，都是好事嘛。從前田保霖解不開參議會是個啥名堂，老百姓都說是做官，現在才明白，白天黑夜盡談的怎個爲老百姓做事啦。田保霖從這次才算

開了眼界，漸漸他明白了他們，他們活著不爲別的，就只盤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因爲他又被選爲常駐議員，經常來縣上開會，他看見楊家畔的石場修起來了。胡家灣的也修起來了。修水利的農民一天一天的加多，外縣外鄉的人都到這裏來，楊家畔就打了二十多個窖等他們來住。他們在有沙堆的地方修了水道，利用水力，慢慢地也是不覺地便把那怕人的沙堆沖平。同時農民可以得到十分之八的土地，地主也高興這種坐享其成的分配法。

「唉，這夥人能成，一個勁兒直幹麼！」

他和參議會的議長，也就是縣委書記惠中權同志做了朋友。

「你是頂能幹的，爲大夥兒做點事吧。咱們把靖邊搞得美美兒的。」惠中權只要有機會便勸說他。

「咱是沒有佔上字的光的人，會辦個啥，這話怕不頂真吧？」開始他還這末想，但慢慢地他覺得這是實話，他們要做的事太多，簡直忙不過來，人心同一起，黃土變成金，他的心活動了，有時甚至覺得很慚愧，覺得自己沒意思，人應該像他們一樣活著，做公益事情。

「唉，咱能幹啥呢？咱是買賣人，別的事解不開麼。」這樣的話他也同惠中權談了。現在惠中權又勸他辦合作社了。

「你要能辦好一個合作社，你對靖邊就有一個大功勞，你看咱們新城區老百姓要個啥都得到蔣管區的寧條梁去，到寧條梁去人也好，牲口也好，都還要上什麼修城稅，物價又貴，又誤工，而且咱們要買別人東西，別人就抬高物價，你看春上一疋布才賣八百元，秋後就賣八千元，而咱們的麻子從二千四也不過漲到八千元，至於鹽就等於不漲價，你要是在你五鄉能辦好一個合作社，那咱靖邊的合作

事業，咱們的經濟就有辦法，你回去鼓吹，咱們盡力幫助你，這個你能成的。」

田保霖便又盤算了，人多不怯力氣重，只要政府裏能幫咱，咱就好好的幹出一番事業吧，也不枉在世一場。「對，能行。」他答應了。

於是他踏上了新道路，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靖邊而工作了，他是有意識的要和惠中權一道，和共產黨一道，熱心為人民服務，這是去年二月間的事。

田保霖回到了鄉上，十餘天他收到了七十四萬四百元的股金，有二百四十一戶都把公鹽代金入了股。老百姓四處傳說：「田保霖在做好事了。公鹽事小，誤工可大，現在他替咱們包運，趕快把錢交給他吧，又省事，又賺錢，明年還可不管呢！」大家知道他有能耐，於是趕牲口來入股的也有，拿麻子糧食來入股的也有，人工也打成了份子，他們去辦貨，合作社就成立起來，大家選他做了主任。

六月的時候，八個牲口出發了，他們走了鹽池又走延安，一個牲口馱着一千一百三十一元的鹽，到了延安，這鹽便值二萬塊錢，除出了運費，他替咱們合作社賺了一萬餘元。而他們回來的時候，背上又馱了布疋，又要賺一萬多。於是牠們得不到休息，又把春毛馱上米脂，又把鐵鍋馱回來，牠們總是馱着人們需要的東西，而替合作社賺錢，半年的時間牠們賺了九十六萬九千多元。

現在呢，田保霖的運輸隊發展到七十四個牲口了，沒有一個壞牲口，他用的是有經驗的幹部，運輸隊長石有光是好的長腳戶，他懂得喂養牲口，他參加合作社是份子制，所以他更積極負責。

也有些運輸隊賠過錢，為什麼田保霖會賺錢的呢，因為他不特制度好，管理好，自帶草料，不特會根據羣衆需要來調劑貨物運銷，而他最主要的是懂得放青國鹽，上槽賣鹽。

接着，油房也辦起來了。寧條梁的人都說：「田保霖是個什麼人，為什麼不准麻子出口，現在要

去採買也不成，老百姓的麻子都賣給合作社了。他媽的，非換他不可。」但他們是威嚇不了的，老百姓願意把麻子賣給合作社，合作社出的價錢公道，將來要買油也方便。田保霖的油房一共榨了一百六十四榨，出油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斤，賺了二百三十二萬七千一百六十元。這個生意使靖邊的人都興奮起來了，今年靖邊縣政府擴大種麻三萬垧，能打一萬八千石麻子，九千石油，而寧條梁是不產麻子的。

田保霖替人民辦了事，一下便吃開了，他又被選為模範工作者，他出席勞動英雄大會，政府裏送了他的匾，老百姓也慰勞他，在會上大家都詢問他爲什麼一下便集了那末多股金，他謙虛的笑着說：「一切替老百姓想，只要於他有益，他就擁護，離了他們是辦不了事的。」他有了新的經驗，人人都說他能行，能辦大事。

這個會也討論到許多生產問題，大家都說靖邊縣吃虧的是布疋；田保霖一盤算，每人每年至低要穿三丈三，全區一萬〇九十五個人就須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三丈五尺，合市價二百六十元一尺計算，共需八百七十六萬一千五百十元，這樣大的數目，如何能行呢？可是在鄉上開展婦紡實在不容易，就需有一個婦女會紡，而且這些婦女就很怕羞，要叫她去學，她們一定會當着奇聞扭轉頭去笑。不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田保霖下決心要開展這個工作，他一回去，便做了二百四十一架紡車，分配到全區，他找到了一個難民鄉老太婆，她會紡綫，田保霖便替她把家安置好，首先請到自己家裏來教紡綫，年輕的婆姨們都笑了，原來這並不難，幾天後，大家都學會了。他便又把她請到另一家去教，鄉老太婆騎着一個牲口，帶着一架紡車在五鄉走了這家又那家，鄉老太婆得了獎勵。紡花的工資很大，紡一斤交半斤，於是婦女們便爭着來請鄉老太婆，大家說：「拙雲綉花不算能，紡綫織布不受窮。」要

是聽到誰家的又會了，心裏就焦急：『唉，鄒老太婆還不來咱們村子，看別人都穿上自己的布了。』這樣，在三個月中教會了三十五個。田保霖又要這三十五個再教人。關於鄒老太婆，去年就上了報，也成了有名氣的人。

田保霖聽到張清益在關中辦義倉，他是邊區特等勞動英雄。田保霖說：『咱靖邊幾年收成更多，年年防荒旱，這是一件大好事，咱合作社也辦了吧。』於是他糾合衆人開了一百一十五畝荒，又租了一百八十五畝，一共有三百畝，每畝收二斗，便可收六十石，而這個義倉還可推廣，還可發展，要是每鄉都有一個那就不怕天災了。

因為他曾經向神父磕了八年頭，仍然得不到一口飽飯，革命的政權才救了他，所以他格外討厭他莊子上的關巫神，一看見是上壇，下地獄，退煞謝神就恨：『這二流子又在騙人的錢。』他想出了一個治巫神的辦法，他找了一個醫生來，開一個藥舖，四處替人灌羊治病，三個月中共治了三百個人，灌羊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社來，關巫神說：『田保霖本領大，神神也不敢來了。』

五鄉的合作社一出了名，新城區的合作社便有了師傅，田保霖的合作社又成了總社，他們常來打聽行情，學習方法，也開油房，鄒老太婆也到了六鄉，還要到三鄉去，他們也跟着栽樹，也跟着賺錢。田保霖合作社在九個月之中，老百姓分到百分之九十的紅利，他們笑着把紅利又入了股，天天唸着田主任的名字。

現在田保霖到延安來了，參加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他帶着極高的熱情，他要見劉建章，他聽到過延安南區合作社的各種方法；他要向劉主任學習，學習到能把合作社辦成老百姓的親人一樣，人人相信它，依靠他。他也要把他的經驗告訴別人，爲大家研究。

這個會議馬上要開幕了，它一定會把田保霖更提高一步，他的眼界也就更要寬廣，他一定會更堅定，更耐煩，做更多的事而爲人民所擁護。

田保霖是一個愛名譽的人，但他牢牢記得惠中權同志的話：『要好名聲只有一條路，替老百姓辦好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解放日報）

二十把板斧

——這事情發生在冀中河間縣——

等不到天明，年輕的張村長便好像被窩裏蟲子太多，咬得不能受似的，一翻身坐起來了。他趺上了鞋，束緊了衣服，照例的又悄悄摸上大街，街上沒有一點聲音，薄薄的一層光。他輕輕的走到村口上的一堵廢牆邊，蹬了下來，滿懷心事的望着太陽要出來的那方。曙光剛透過那邊天空，把站在王八窩裏房上的哨兵身影，更襯得分明，那攢着槍刺的黑影，在那房頂上來回的走着。這窩子就正盤據在村口外邊。看看已經黎明了，該是換班的時候，這個僞兵沒有等到人來走下了房，一會兒，在那還不是很明亮的院牆下，便有了響動，那個挑水伙老崔開門出來挑第一担水了。當他走回去，又扯上那吊橋時，而另一個哨兵才走上房接班，攢着槍守衛那被寬溝隔斷了的一塊孤島似的土地。天亮了，看得見那院子內已經動手修築的崗樓又高了些，有院牆高了，堆在那上邊的磚塊便沉重的壓在村長的心上，

他咬了一咬嘴唇，站起身又往家裏走。

「我知道有塊烏雲蓋在他心上。」張大嫂，村長的老婆從東屋裏走出來望了望他，想在他臉上找到那失去的笑容。立刻她明白了她的失望，而且，她明白她是無法的，於是便又走回屋裏去，自言自語的咕嚕道：「什麼了不起，鬼了又不是才見到過的，就那末怕……」

晚上，村的支部書記來了，兩人咕哩咕嚕的談了好一會，後來，村長說：

「兩個星期了，不行，非毀了它不可，要是任了他，將來的禍害可大啦！咱想，要是老蔡在這兒，那就一句話：「乾脆」。」

支部書記是個不愛多說話的人，在他上嘴唇的中間有一條縫，所以人都叫他李合子，前年，當敵人來進攻這個村子的時候，連一個游擊隊也沒有，而他會帶領着全村的人民，男女老幼，襲擊了敵人，打跑了敵人，毀了十多輛卡車，這事可傳開了，這一帶村子誰都知道李合子。李合子對正在建築的這據點，是帶着更大的仇恨的，但要踏掉它卻不容易是須要足夠的武裝。而且這個配備比較雄厚的據點，也不是一般游擊小組可以對付得了的。他們從挑冰伙老崔那裏已經探知了這據點裏有十六個鬼子和四十個皇協軍，有兩挺機槍和一門三八式大砲。離這裏五六里遠近的四週就有三個崗棚，只要這裏槍一響，至遲十五分鐘，敵人的援軍便將齊集在這裏。

要踏平這王八窩，實在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得不在村長的臉上帶走了笑容，而李合子便更不愛輕易說話了，但經過他們兩人商量之後，決定派人去找老蔡。這時老蔡已經升任為縣游擊隊的隊長了。

第四天的晚上，老蔡出現在這好義村上。

像剛剛從理髮館出來的村長的臉，刮走了陰霾，充滿着愉快和晴朗，孩子似的眼光，滿含着不可知的理想。他又撥了一下燈捻，燈光便更明亮的在他臉上跳躍，他說：

「老蔡，這幾天你可把我想死了，這事只有你才辦得了，這王八窩，是不能讓他豎在這村口上的，可是不容易，他們傢伙多，人多。不過，你一來，便不怕了，搞掉它，老蔡！」

老蔡在動身之前，縣委書記曾經告訴他，這個村子是一個基幹村，假如有把握就搞了它，可是得顧全村子，同時又再三再四的囑咐他，可不能冒險，他相信他的能力和勇敢，却也擔心他的過分的大胆。當老蔡聽到這命令之後，他便已經下好了決心，不搞掉這據點就不算老蔡。同時，決定這事要搞的非常漂亮，好免除縣委書記的對他的擔心。然而在他仔細的問了這邊的情況之後，他却默沉了。

沉默影響了整個屋子，於是村長又問：

「老蔡！你到底幹得了幹不了？你打算怎樣？你不是已經搶得了一桿機槍麼？」

村長知道一提起老蔡的機槍，老蔡必定要笑的，因為他爲了要獲得那枝機槍，而打開了一個窟窿，從敵人那裏搶了出來，他曾經很多時候伴着他的機槍睡覺。

果然在老蔡的眉頭上舒展了一絲笑意，他敲了一下桃木的烟斗，像對一個小孩子說話似的：「你知道麼，有時候機槍也沒有用的，人家有大砲呢！這件事，我看是要拿性命衝上去才能保險。我要回去在弟兄們那裏動員動員才行，光我一條命是換不來這王八窩的，事情要幹的漂亮，才累不着你們村子，對麼？」

李合子知道老蔡這人直爽，胆子大，有辦法，可不愛吹牛。只要他答應你一分，一定要辦到三分，所以他只問老蔡還要他們辦一些什麼事。

『這事麼，我說可別張揚出去了。咱們三人知道就行。萬一遇着一兩個胆子小的，事情洩露了便不好搞。再嘛，去穩住老崔，把裏邊住宿的地點、情況、起身的時間都弄明白，你不是說屋上和門口的哨兵換防有幾分鐘的空隙麼，對，事情就決定在這幾分鐘，可是，我現在還不能答應你，送命的事我是不下命令的，只要有人跟我來，事情便有幾分把握。今晚我就回去，兩天後回你的信。』

老蔡回到了隊上，有些人便興高彩烈的說：『又有仗打了，看老蔡那副臉，好像要去吃喜酒似的。』

『跟着他跑準沒錯，上次突圍就咱們沒一個損傷，老蔡說，要突圍，就得一個勁兒向一個方向死衝，東衝衝，西衝衝，地盤越來就越縮小，敵人胆子就大了。』另一個隊員便附和着。

『我跟他三年多，就從沒有看見他慌亂過，從前別人告訴我說他性子急，心直口快，我看他在有起事來的時候，可沉着，儘管被捲在敵人漩渦裏，他也是不急不慌穩穩當當，只要他一動作，那可是快，上年咱們大掃蕩時，敵人搞了過什麼鐵壁合圍，一重又一重的包圍了上來，他帶領着咱們一羣五六十人，突破了一層又一層，就像個長板坡的趙子龍。』又一個接下去吹起來了。

隊上人只要有誰一提起隊長的戰績，這談話總得持續下去很久，因為這些事在事後想起來常常都使他們詫異，怎麼一下就又勝利了，而且有很多事就像過去了很久似的，要用力想才想得出來，每天每天的打仗，新的一積多，舊的都忘了。

但這談話却没有延長下去，他們被隊長叫去集合在一個屋子裏了。

『記不得咱們搶機槍的那件事？』老蔡站在他們面前問。

『記得。』

『是幾桿步槍？』

『八桿步槍，兩桿手槍，對付了十個鬼子，二十個皇協軍。』

『對，』老蔡說，『咱們那時不過是個區小隊呢。咱們沒有機槍，買也買不到，成，咱們就去搶，現在我們可是縣裏的大隊了，咱們卻沒有一架砲，也許有人說，沒有砲不要緊，咱們不過是游擊隊麼。但是敵人有的是砲放在那裏，爲啥咱們不奪了來，最重要的是有命令。昨天我去看了一下，要拿砲是容易的，只是總得有人去抬回來，有不怕死的就跟着我去抬砲。話說明白，這次咱們是一桿槍也不帶，胆子小的叫他們和機槍在家裏睡覺，免得壞了咱們的事。是漢子的站了出來！』

嘩的一聲響，幾十個人全站出來了。

眼睛掃過了所有的人，老蔡微微的笑了。『對，咱們這裏沒有孱種！』

老蔡挑選了二十五個人，連他自己一共是二十六個，連夜趕回了好義村，有一部份便掩護在附近村莊裏。

『只要你的情況準確，咱們幹得了。』這次老蔡卻確切的答覆了李合子和村長。

又是每天村長起身到村口的時候了。這天村長却帶了一個聯絡員一道走，他是老蔡的部下。他們仍靠着村口的廢牆下來張望，明星已經高高的掛在那天邊，一切仍是那樣寧靜，村長朝四方都搜羅了一下，看不見一個人影，然而天放亮了，那哨兵照例的便走了下去，站在旁邊的那聯絡員，像條蛇似的一下就滑到前邊的大樹邊，一躍便上了樹，還沒等到他做手式，二十四個人影從各方顯了出來，一下便都緊貼着牆堡的院牆，靜靜的站着。二十個人腰上各插了一把斧子，四個是帶了手槍的。老蔡也帶了一把斧子，他緊緊靠在門邊。呀的一聲，挑水的老崔開門去打水，他剛伸出一隻腿，一隻手便抓住

了他領口，他要喊，可是聲音還沒出來，一團棉絮又塞進他的嘴，他覺得有人已經進去了，他也覺到自己已被網上了。

二十四人直奔東院，四桿手槍把守了院門，兩個對付西院裏出來的偽軍，兩個對付逃走出去的鬼子。可是却沒有一個鬼子向外逃。二十個人分奔了兩個屋子，十六個鬼子都還在打鼾。二十把板斧一齊動手，砍下去，在被窩裏滾出了十五個人頭，老蔡抓住了一個沒有砍。那鬼子在他手底下直哆嗦。

『留下這個做見證吧。』老蔡向他的部下說，他們網上他帶着就走。一部份人就去抬砲，運槍。西院裏可亂起來了。於是老蔡喊：『交槍，放你們走。』

『投降呀！咱們不打中國人。』大家喊。

裏面也喊着，垂着手的『皇協軍』走了出來，也有丟了槍翻牆逃跑了的，沒有費一點力量，三四十個人全貼伏了。

十分鐘之後，這碉堡已經寂無一人。

老蔡帶着他的二十五個部下，迎着晨風離開了這村子。他們這時特別的輕鬆和愉快！他們搶着述說適才的情形，述說自己的俘獲。

他們只用了二十把板斧，却得了一門大砲和兩挺機槍，三十八枝步槍，和一萬七千多發子彈。殺了十五個鬼子，自己却連一個擦破皮的也沒有。老蔡這時照例的是咬着他的烟斗，眯着眼睛，看着他的弟兄們，聽着他們的述說而沉浸在他們的勝利的歡樂裏。

當他們消失在平原上時，年青的村長帶着一副抑制不住的笑容，大踏步的向最近的據點跑去；到了那裏，他得裝出另一副面孔，害怕的，糊塗的樣子向那裏的鬼子報告着這可怕的襲擊的發生。

十八個

一共是十八個人，在一排長張步清的領導之下據守在離彈藥庫不遠的一個土坵後邊，他們掩護着大隊的退却，掩護着搬運彈藥的一小部份臨時組成的運輸隊。他們是前一天下午攻入這青國縣的，是一一五師的教三旅的一部份，任務也只要佔領彈藥庫，搬取彈藥，搗毀庫房。於是駐在新浦（東海東）的敵偽軍，便開來了一千多，汽車二十餘輛，砲三門。主力隊伍以任務完畢，自動撤退，但這担任掩護的十八個人在來不及退走的時候被敵人的一部份（約三四百人）包圍住了。張步清率領着他們衝鋒突圍，他大聲呼喊：

『同志們！我們掩護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敵人已經無法追蹤我們的隊伍了。現在我們新的任務是保存我們自己。我們要在死裏求生。同志們！勇敢的衝呀！』

但幾次都失敗。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再剩一顆子彈。已經只剩下十個人，（雖說敵人死傷五十餘）而且一排長已經帶了三個花，歪在那裏不能動，靠在他旁邊的是受傷更重的二班長。

死的黑影跟着黃昏襲來，他們靠得更攏，計議着，等着排長下命令。

『現在，排長，我們應該大家一道死，我們不能留下一個人給敵人抓去，我們的大隊還不能十分安全，他們的方向和虛實，我們全知道。我只敢担保我自己，我是不會吐露一點祕密的。』原飛友這樣提議，他是輕機關槍班長，一個共產黨員。

『不，你們應該設法活着，現在還不到最後犧牲的時候。撤掉槍上的零件，這是我們八路軍的槍，不能讓敵人拿去！』

八個人無聲的撤毀機槍和步槍。

『到老百姓家中藏起來，換上便衣，趁夜晚逃回去，不要替八路軍番號丟臉，我們都是窮苦人，我們要擁護共產黨，日本法西斯是我們的死對頭。這把刺刀給你，二班長，我們是走不動了的，不要累着弟兄們，我們做個伴，一道死在這裏，還有我們的八個弟兄，我們的犧牲是光榮的！你們趕快走吧，祝你們勝利！……』

八個人不能說出一句話，心裏梗着個東西，望着這增添上去的兩具死屍。

『一定要替你們報仇！』是誰喊出了。

『走吧，同志們！分開！』

八個黑影急速的向土丘後邊溜下，沒人附近的密集的一片民房。

午夜的時候，八個人又被集合在一處了。野外是無比的寧靜，夜風很清涼，螢火蟲在帶有露水的草叢間飛竄，四處都輕輕的透露着生的氣息，然而他們八個人却正被日僞軍押着，施行各種刑罰，死緊緊的包圍着他們。剛剛挨了很重的鐵棍藤條的抽擊，有的背破了，有的腿癱了，有的爲皮鞋踩去了腳趾。他們沒有嘆息，忘記了餓，忘記了痛楚，憤恨填滿了胸懷，幾個人緊緊挨在一起，聽着室外的鬧嚷。

『他們喚狗去了，你們聽到麼？』李無元壓低了聲音。

『是的。我們橫豎只有一條命，由他們擺佈去，多少弟兄死在我們前邊了。記住我們排長臨死前

的吩咐，我們活着是勇敢的戰士，死，是光榮的犧牲。」原飛友時時都在鼓勵大家。

「媽的格戾，咱們一天一夜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還要餵狗，狗份的……」何北生因為好罵人，所以被打得最厲害，他幾乎一動也不能動。

當兵的人誰還怕死呢，可是熬受各種刑罰，連死都求不到的日子是不容易的。他們關在這裏整整兩天，連一口水也沒有吃過，却一天幾次鞭打。有時那幾個看守的日兵高興了便放出幾隻惡狗來撲咬他們；看他們同狗相撲，看他們跳躍着那受傷的身體，和飛舞着那被狗撕爛了的破衣，看他們瘋狂似的吼叫和謾罵，漢奸們也圍上來觀看，感到莫大的興趣。而老百姓便全走開，俯着沉重的頭。

第三天他們被押解到新浦，作為另外一羣人的享樂品。他們仍舊受着各種奇特的虐待，這都是那些失去了人性的戰爭癲癲病者所創造。這時馬培亭已失去了鼻子，在那凹下去的地方不斷的流着血，蒼蠅時時振翅飛來。而孫鴻泰連腰骨都打斷了。他咬緊牙關，哼都不哼，認定了命運，心裏倒也泰然。不過每天仍得同大家演一點慘劇供人玩樂。沒有一個人是有一塊完整的肉的。那沾有涼水的火團燒到身上時，就像油鍋裏煎着魚那樣吱吱的響。燒焦了的地方，起泡了的地方，揭去了一層皮的地方，全身都是。不能躺，也不能坐；不能生，也不能即死。八個人的精神都消耗盡了，瘦得不像人形，死神在旁邊蹲着，伸開了手，隨時都可以抹下他們的眼皮，安寧了他們的靈魂的。然而這六天之中誰也沒有說一句可以辱凌八路軍三個字的話。他們是無比的堅定。

當老鼠被糶玩弄够了的時候，貓仍是會吃掉老鼠的。他們既不投降，倔強到底，那命運也仍會向着他們唯一可以希望的那點走去。在第七天下午，他們又被解到南關外，決定第二天拿去燒死。他們是要求能够速死的。現在他們已經明白了，他們還有一夜可以活，在這最後的一夜裏，他們比親兄弟

更好的八個人擠在一道，他們還須要什麼呢，他們是可以談談的。

『這羣狗肉的可憐老子們都只剩一口氣了，好定心，只派三個哨兵！』孟昭格發現在心裏萌芽了一綫光明。

『難道你還想……』是誰說了。

『呃，遲早左右是個死……』

『對，這不比城裏，讓他們看看咱們顏色吧。』原飛友也來了更多的力量。

於是他們悄聲的計議着，等候着，他們是不甘像一個打傷了的狼那樣被牽着去死的。

可是何北生，馬培亭，張秀閣，孫鴻泰四個人無論怎樣在他們的鼓勵之下，和自己的努力之下都是被確定了不能够移動的，他們實在只有奄奄一息，既使沒有哨兵，他們也只有等候燒死的前途。

當黎明前的時候，四周顯得更爲黑暗，早已掙脫了繩索的四條勇士，在趁着換哨的時候，爬到了外邊。他們忍着疼痛摸索着往前走。他們又聽到後邊哨兵的咳嗽，聽到遠遠雞叫，黎明在前邊呼喚着他們。他們吸滿了清涼的自由晨風，謹慎的向着未失去的土地奔去。

但走不了一里多路，他們又跌入了水溝，這水溝是沿青江城爬下的，有七尺深，灌入了三尺多的水，人跌下去了是很難跳上來的。然而原飛友自願替他們做墊腳石，一個一個從他的肩頭爬上去。只有他自己沒有辦法，他的傷也痛得很，可是孟昭格無論如何不能捨棄他。他是他的班長，他們在一道不知打過多少仗，結果總算也救上來了。然在又走了一里多地的時候，原飛友無論如何不能走了。孟昭格把他安置在一個樹林之中，只好獨自一人向西茫茫的走去。似乎在前邊充滿了光明，他想起了許多過去的生活，這些回憶却搔着他，使他異常惶急和不安，然而也的確有些茫然，因爲他也不能忘去

那另外的十七個。

經過困苦的三天之後，他回到他的部隊了，他被所有人歡迎着，即使是不相識的人，也投來極親切的眼光。營長，團長，指導員，政治委員都親自來看視他，獎勵他把他們的情形向旅長報告，向全團報告，作為所有戰士們的榜樣。

兩天之後，由青江附近的工人們也把狼狽不堪的原飛友抬回來了。這個重逢比重見自己的爹娘還顯得更快樂，他們談講着這十來天的經歷，這個磨難將鍛鍊得他們更強堅，更有胆量。他們也等候着，等候着再擁抱他們的難友，那從水溝裏先爬走的孫玉崑和李無元，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消息終於沒有來。

七月三日為抗戰五週年寫。

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九日登

82
103018

57.83
26.6-2=3

北風光

初版 佳.5000.

基本定價：150元